

董事局主席

董事局主席身陷利欲门，
他将如何走出黑色漩涡？
如何成全集团大局？
如何承受良心的诘问？

人在**官场商界**经历的一场
人性、伦理、商战大戏。

唐镇**著**

我不是我，
我是谁？

DIRECTOR

董事局主席

唐鎮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董事局主席 / 唐镇著. —北京: 新世界出版社, 2009.10

ISBN 978-7-5104-0624-9

I. 董… II. 唐…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80300 号

董事局主席

作 者: 唐 镇

策 划: 曹爱云

责任编辑: 连 慧

封面设计: 柏拉图设计

版式设计: 韩东坡

责任印制: 李一鸣 杨 军

出版发行: 新世界出版社

社 址: 北京西城区百万庄大街 24 号(100037)

发行部: (010)6899 5968 (010)6899 8733(传真)

总编室: (010)6899 5424 (010)6832 6679(传真)

<http://www.nwp.cn>

<http://www.newworld-press.com>

版权部: +8610 6899 6306

版权部电子信箱: frank@nwp.com.cn

印刷: 北京中印联印务有限公司

经销: 新华书店

开本: 710 × 1020 1/16

字数: 300 千字 印张: 19

版次: 2009 年 11 月第 1 版 2009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104-0624-9

定价: 32.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印装错误, 可随时退换。

客服电话: (010)6899 8638

1

“我能和你的妻子谈一谈吗？”鹤发童颜的老教授微笑着说。

王清江轻轻一笑：“教授，到底是什么病？您就直接对我说吧！”

教授沉吟着，细长而白皙的几个指头起伏有致地在桌面上轻轻敲击了几下，抬起头说：“你是自个儿开车来的吗？”

“对！自己开车来的。”这和他的病有什么关系？王清江在心里说。

“这样吧！你先开车回家。到家以后再给我打电话。”

王清江稍稍一怔，很快明白过来。他轻轻一笑：“我曾经是插队知青，也许还算得上其中的佼佼者。所以，请您放心，我有足够的承受力。”

教授轻轻点头，又沉吟了一会儿，终于说：“那我就实话实说了。”

教授说得很慢，语气也很轻。

但每一句话都如同一位优秀狙击手的子弹一样准确而冷酷地击中要害。

王清江一动没动。

脸上连一丝惊恐的表情都没有出现。

虽然他的内心在那一瞬间跌入了万丈深渊。

他毕竟曾经是吴小满长达二十年的丈夫。

虽然吴小满并不是神经内科这个专业。

教授的满头白发渐渐和他身后雪白的墙壁融为一体，又渐渐从那雪白的墙壁里一点点浮现出来。很久很久以后，王清江听见了自己貌似平静的声音：“这病，你们真的就束手无策吗？”

“是的。目前的医疗技术只是维持。”

“国外呢？国外能治吗？美国、德国，或者其他任何国家？”

王清江没有觉察到自己语气里不自觉透出的财大气粗。

教授看王清江一眼，依然字斟句酌地说：“客观地说，在某些局部技术手

001



董事局主席

段上,我们其实已经走在了世界前列。”

“这就是说整个世界都对它无能为力?”王清江压抑着满腔无名的愤怒。

教授轻轻点头,随后又说:“不过……”

王清江很不礼貌地打断了教授:“我还有多长时间?”

教授理解而抱歉地微微一笑:“对不起!我从来不作这样的预测。”

“那么,在您以往的病例中,最短的存活时间是多长?”王清江两眼直直地看着教授。

沉默。

王清江以他一贯的不屈不挠一动不动地盯着教授,一字一字地说:“教授,您知道,我手下有一个、一个集团——清江集团!我需要……”他停顿了一下,“安排后事。”

他说完了,如释重负地轻轻吐出一口长气。

教授垂下眼皮,半晌,仰起脸,看着他,终于缓缓地开口说:“三年。”

王清江不知道自己是怎样站起来又是怎样离开那张硬邦邦的椅子走出那间著名的专家门诊的,不知道自己是怎样打开车门坐到方向盘前又是怎样把车开上车水马龙的大街的。他奇怪自己居然能够一如既往的平静或者说冷静,居然能够一如往常地准确判断十字路口的红灯和绿灯。他奇怪自己的双脚和双手居然能够收放自如地控制刹车、油门、方向盘,居然能够和前面那辆脏兮兮的面包车一直保持着安全的距离。

不!那并不是王清江的自控能力有多么强大,那只是灭顶之灾突然从天而降之时整个神经系统短暂停滞下意识的行为惯性而已。

那是个阳光明媚的下午。

花红。树绿。大地上一如既往的生机勃勃。

车流。人拥。大街上一如既往的嘈杂喧闹。

王清江驶过闹市,拐上车少人稀的滨海大道。

王清江的神经系统渐渐复苏。

他的手突然长长地按响了喇叭。

他的脚突然死死地踩下了油门。

仿佛每一寸血管里的每一滴酒精都在熊熊燃烧。

它们汇聚成一股无名怒火。

黑色的奔驰就在这无名怒火驱动之下突然东倒西歪一路狂奔起来……

路人和骑自行车者纷纷惊恐躲避。



一洼无路可逃的积水呻吟着飞溅而起。

路边一位少妇漂亮的连衣裙转眼之间斑斑点点。

王清江没有听见那位少妇的破口大骂,更没有看见那张咬牙切齿的脸。

黑色的奔驰早已绝尘而去。

后视镜里出现了一辆警用摩托和它频频发出的停车信号。

王清江没有看见。

警用摩托鸣笛。

王清江没有听见。

王清江眼前全是那位满头银丝的神经内科教授。

王清江耳边全是教授字斟句酌的话语:三年、三年、三年……

那辆警用摩托终于追上并且逼停了王清江。

年轻的交警走上来行了一个举手礼:“请出示您的驾照。”

王清江不明所以地看着他。这小伙子那么年轻,那么健康,嘴唇上的茸毛被斜阳勾勒出一圈毛茸茸的灿烂。

“请出示您的驾照。”年轻的交警又说一遍。两排洁白的牙齿随着嘴的张合在阳光下闪烁!

王清江终于明白这位帅气的小伙子是警察。

他一言不发地掏出驾照。

年轻的交警看看驾照,又盯着王清江看看,不相信地说:“您是王清江?”

王清江点头:“对!”

“请把茶镜摘下来。”

王清江摘下宽大的近视茶镜。

年轻的交警轻轻笑了:“呵呵,大名鼎鼎的清江集团董事局主席!您这车可够飙的!没喝酒吧?”

王清江努力微笑了一下:“对不起!”

年轻的交警捏着王清江的驾照在手掌上拍了两下,想了想说:“王主席,别拿生命当儿戏啊!尤其是您这样的身家。”

王清江点头:“是。”

“下不为例啊!”年轻的交警潇洒地把驾照甩还给王清江,登上警车,掉头而去。

王清江轻轻地说出一声“谢谢”,在那同时感觉拥塞全身血管的酒精开始稀释。

003



董事局主席

他打着火。黑色的奔驰如同识途老马般不慌不忙走向海滩，直到面前出现一片呲牙咧嘴无法逾越的乱礁。

王清江关掉发动机，整个人一下子坍塌下来，如同海浪来袭之时沙滩上顷刻坍塌的一座貌似强大的沙堡。

怎么会这样？

上天怎么会对我王清江这样？

他软软地仰靠到椅背上，茫然无助的目光透过挡风玻璃呆呆地看着面前波涌浪翻一望无际的汪洋，仿佛一个在苦涩的海水里浸泡多日的溺水者一样浑身上下再也找不出一点儿力气。

扔在车台上的手机响了。

他好像没有听见。

手机继续响着。

他一动不动。

手机终于闭上了嘴巴。

多年之前王清江有过一次这样突然面临死亡的处境。那是一个冬天，在广阔天地的水利工地上。那时候的王清江很年轻，而宣布严重后果的是和他同样年轻的同班同学吴小满。吴小满满脸严峻，王清江却嘻嘻哈哈根本不当回事儿。后来他之所以老老实实坐进装泥巴的大箩筐，像头猪似的被同学们抬到公路边拦住的一辆过路卡车上，完全是因为和所有男生一样，觉得被容貌端庄的吴小满指挥是一件让人惬意和回味无穷的事情。

可是今天，向他宣布严重后果的不是那个被叫做“赤脚医生”的黄毛丫头，而是一位德高望重的神经内科教授，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

王清江慢慢伸出一只手，无力地按动按钮。

车窗玻璃缓缓降下。

清新的海风和哗哗的海浪声一起鼓涌而入。

王清江的脑子渐渐清醒。

我还有多长时间？

我该怎么办？

王清江下了车，点燃一支香烟，久久凝望着遥远的海天相连处那条永远可望不可即的海平线……

手机再次响起。

他长长地吸了一口烟，缓缓吐出，狠命甩掉烟头抓起手机。



“王主席。我是谭小燕。”

像每一次接听下属电话一样，他简短地说：“讲。”

如同所有事业有成的男人一样，他本能地立刻又回到了董事局主席的角色。

“刚刚接到高主任大哥的电话，他们家老爷子去世了。”

“什么病？”王清江脱口而出地问。

“我……只是问了问多大年纪。”

“多大年纪？”

“七十三。”

“七十三！”王清江在心里默默地重复了一遍说，“通知高天元，让他直接回家！”

“是。那么，竞标小组由谁负责？”

哦！我还需要那项工程吗？它的“国际性”标签对我还有什么意义？

王清江长长地吐出一口气，说：“小组人员全部撤回。”

“王主席，您……您说什么？”谭小燕的声音里透出巨大的诧异。对于这项“国际工程”，她当然知道王清江曾经是怎样的志在必得，她当然知道公司已经做过的努力和付出的成本。

“我说得不清楚吗？”王清江突然很不耐烦。

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下才传过来一声：“是。”

王清江呆呆地举着手机。七十三。我要活到这个年纪，还得二十多年啊！他不由自主地在心里默默说。

听筒里又传出谭小燕小心翼翼的问话：“王主席，您还有什么吩咐吗？”

王清江这才意识到他没有收线。他怔了一下，放软口气说：“从现在开始，不要打扰我。”

“是。”

他缓缓走向大海。

一排排海浪哗哗地冲击着伤痕累累的礁石，前仆后继。

在过去五十年的生涯中，这个坚强的、永远不言放弃的男人曾经不止一次地面临失败乃至毁灭，但他从来没有想到过有一天会面对死亡。

真真切切地面对自己的死亡。

他以为自己会永无休止地一天天活下去，以为自己永远属于这个多彩而无奈的世界，或者说这个多彩而无奈的世界永远属于他。



董事局主席

不!

不是这样的!

不是这样的!!

王清江突然举手向天,困兽一般长嚎一声:“啊——”

哗哗的海浪毫不在意地吞没了他声嘶力竭的号叫。

王清江仿佛被突然打断了脊梁一样无力地瘫软下来,“扑通”一声仰倒在沙滩上。他呆望着蓝天上羊群般匆匆前行不知何往的团团白云,猝死一般一动不动。

他不知道自己在沙滩上躺了多长时间。他似乎想了许许多多,又似乎什么都没有想。一个又一个问题像脚下的海浪一样滚滚而来又滚滚而去,他的大脑如同被海浪一遍遍冲刷着的海滩一样最终空白一片。

星星悄然登场。一颗、两颗……头上渐渐繁星满天。哦!海空之夜如此美丽,如此让人留恋。有多长时间没有静静欣赏海上夜景了?十年?二十年?想起当年和吴小满初到这个特区的那个夜晚,恍若隔世。

扔在沙滩上的手机响了。

王清江摸索着抓起,生硬地说:“我说了不要打扰我!”

一个男人收敛地笑着:“呵呵……王大主席,在哪儿潇洒啊?不能打扰?”

谢秘书?王清江坐起来:“对不起!谢秘书,不知道是您,有何指示?”

谢秘书很知己地说:“清江兄,怎么回事?裘老板的茶话会就等您了!”

茶话会?哦!王清江想起来了:“对不起!谢秘书,我马上就到。”

他站起来,抖抖衣服,走向汽车。

打火。掉头。王清江回到滨海大道,向市政府飞驰而去。

手机再次响起。

是高天元。

此刻,这个地球的另一块大陆上该是凌晨吧?

“王主席,谭秘书说竞标小组全员撤回?”

“对。”

“为什么?王主席。请您不要考虑我的家事,忠孝不能两全,我愿意参加完整个竞标活动再回去。”

王清江一言不发。

“王主席,我说的完全是心里话。明天……”

王清江轻轻合上手机。他不怀疑这位年轻人的忠诚和才干,假如他有个

006



女儿,他甚至会考虑把女儿嫁给他。但此刻,他无法说什么。

黑色的奔驰在黑色的夜风里奔驰……

裘德山笑眯眯地说:“王大主席姗姗来迟啊!”

王清江抱拳拱手一周,努力像平时一样大咧咧笑着说:“告罪!告罪!茶话会完毕我请各位领导宵夜。”

各位领导七嘴八舌对王清江一番攻击之后,话题重回主题。

主题是本市著名的那片耸立着几栋烂尾楼的地块。三年后那里将耸立起以一座现代化大型图书馆为主体的文化中心,承接这一工程的是王清江的清江集团。

国土资源局局长、规划局局长、文化局局长、设计院院长一个个侃侃而谈,王清江一个个看着他们,然而他们的话他却一句也没有听进去。

三年。哦!那时候我还能看到那座现代化的大型图书馆吗?

裘德山常常在晚上召开专题工作协调会。他把这个会定名为茶话会。在这个会上,许多不同部门之间久拖不决的问题往往不到两小时即告解决。这是裘德山独特的工作方法。他总是眯缝着小眼睛笑眯眯地说:“官场如同商场,是没有八小时工作制的。”

王清江看着弥勒佛似的裘副市长,不明白他怎么会保养得如此之好,怎么会一年四季都如此精力充沛?假如某一天一位医学权威突然向他宣布一个“死缓”,他会怎么样呢?王清江忽然想。

“王清江同志,你怎么不说话?”裘德山用半开玩笑的口吻说。

王清江愣怔一下,轻轻咬着牙说:“我保证,我将把文化中心当作我王清江这辈子最后一项工程来做,让它成为这座城市标志性建筑群。一百年不落伍,不过时。”

这个横空出世般的“表态”和正在讨论的话题风马牛不相及。

所有的人都莫名其妙地看王清江。

裘德山笑眯眯地说:“你这是唱的哪一出啊?怎么听着有点儿风萧萧兮易水寒的味儿?”

大家都笑起来。

是的。我就要一去不复还了。

我们大家每一个人每一分每一秒都正在一去不复还的路上。

无论你是穷,是富;是官,是民。



董事局主席

不同的仅仅是谁都没有自主权的速度和距离，以及——你是否清醒地看到了它！

王清江在心里默默地说。

荷花淀小区是王清江进入地产界的第一个项目。那时候王清江身上还残留着 10% 文学青年的细胞，于是把这一片环湖而建的高档住宅区命名为了“荷花淀”。其中最高档的九幢小别墅错落有致地紧贴湖岸，每一户宽大的露台都有一半伸出在水面之上。王清江给自己留下了其中的 9 号。

姚瑶已经睡下。

姑妈也已经睡下。

只有母亲无声地捻着佛珠等候儿子。

只要儿子没有出差，无论多晚，母亲都要等他回家后才上床睡觉。

每天上午离家之时王清江会当面向母亲道一声“再见”，每天晚上回家以后王清江要在母亲跟前坐下说上几句家常话。这是雷打不动的程序。

吴小满曾经笑说王清江这是“早请示晚汇报”的“文革遗风”，姚瑶走进这个家门以后也笑说仿佛走进了“清宫”。

严重的青光眼使王清江母亲的双眼几近失明，除此之外，老人的身体可以说非常健康。每年春天王清江都要亲自带母亲去做一次全面体检，去年的体检显示母亲的各项体能指标比她的实际年龄几乎年轻二十岁。医生并非恭维地说：“这老太太，至少要活一百岁！”

哦！一百岁！如果她唯一的儿子不在了，她还能活到那个年纪吗？

小红端过一把椅子，又端上一杯茶。

“妈，我回来了。”王清江在母亲跟前坐下。

老人把佛珠吊到臂弯上，伸出两手抚摸儿子。

王清江往前移了移。

老人两手把儿子从头顶到肩膀，再顺着胳膊到十个指头，仔仔细细捏摸了一遍。

王清江笑说：“妈，您干吗？”

母亲说：“三儿，你这几天没啥事吧？”

看着母亲严肃的脸，王清江怔了一下，笑说：“我能有啥事？没事。”

小红又端来一个刚刚削好、井字形划开的青头红心萝卜。

王清江擎下一条递给母亲。



又擎下一条送进自己嘴里。

老人重新缓缓捻动起佛珠,半晌说:“没事就好。以后下了班早点儿回家。你也是五十岁的人了,那些个杂七杂八的应酬,能不去的就不要去了,抽时间多陪陪你媳妇。”

王清江说:“我知道,妈。今天是裘副市长的茶话会,我不亲自到场不行。对了!妈,那个大型图书馆的工程定下来给我了。”

“是吗?好!图书馆好!现如今的人都不读书了,光是看电视、打麻将了。”老人有些兴奋,“你爸要是还在,听到这事会高兴坏的。他一辈子的理想就是去一个大图书馆,当一个天天看书不花钱的图书管理员。”

王清江知道父亲的这个理想。他正是为此才不惜一切手段拿下这个项目的。可是,我还能看到它的完成吗?王清江走神了。

老人说:“三儿,你好像不是很高兴?”

王清江一怔,忙说:“没有啊!我很高兴!”

老人又说:“还记得你小时候的理想吗?”

王清江笑着说:“我小时候的理想可多了!”

老人说:“你说你要当一个最大的作家,让全世界的图书馆都堆满你写的书。”

老人轻轻笑起来,每一道深深的皱纹都洋溢着欢乐。

作家?王清江想起了那个遥远的梦。

他突然哈哈大笑起来。

他笑出了眼泪。

泪水长流不止。

他已经很多年很多年没有流泪了。

从没有赶上见父亲最后一面的那一天开始就没有流过泪了。

此刻,他多想伏在母亲膝头大哭一场,像一个受了天大委屈的孩子那样。

哦!那种幸福,已经永远不在了。

万籁俱寂。

王清江轻轻侧过脸。

姚瑶凹凸有致的胸部在轻轻起伏。

她睡得那么香甜。

她还什么都不知道,甚至毫无察觉。



董事局主席

因为怀孕，遵照医嘱，他们已经不再同房。

王清江忧伤的目光缓缓移到姚瑶依然平坦的腹部。

哦！那里有我的第二个儿子吗？

他将面临自幼丧父的命运吗？

王清江缓缓坐起，轻轻下床，走上露台。

一颗流星划破苍穹，不知落到了什么地方。

那不是我！王清江在心里漠然地说。

他双手无力地支撑住栏杆，仰起头寻找属于他的星辰。

那颗星辰一定摇摇欲坠。

是的！摇摇欲坠！

湖面波光闪烁。

哦！荷花淀，你也有梦吗？

母亲的话忽然又在耳边响起：“你说你要当个最大的作家，让全世界的图书馆都堆满你写的书。”

王清江的心猛然一跳！眼前仿佛推开了一扇窗户。

他突然之间明白了在今天以后屈指可数的日子里他应该干些什么。

他扬起头。

他看到他命运的星辰还在天上顽强闪烁。

010



2

刘起阳接到高老二的报丧，去烧了二十块钱的纸。

刘起阳本想烧三十块钱的纸，可吕巧云不同意。吕巧云正在屋檐外的太阳底下洗衣服，停下棒槌粗喉大嗓地说：“你充什么大头？你去年的工资都还没发哩！又不是多近的亲戚，十块钱就行了！”

刘起阳小心地往屋里瞅一眼说：“啥话？街坊近邻还得十块钱哩！”

吕巧云扬起棒槌砰砰地捶洗着：“你们成年累月连个来往都没有，能比得上街坊近邻吗？”

屋里传出刘起阳母亲的咳嗽，接着是有气无力的几句话：“这是正儿八经的亲戚，没出五服的。别让人家笑话！”

吕巧云顿了顿，呼地站起，棒槌一扔，湿漉漉的两手在身上胡乱一抹，脚步噔噔地进了屋。

这是坐南朝北的一座小院，一明两暗的三间土屋。吕巧云走进西屋，从枕头下摸出破手绢包一层层打开，咬着牙数了四张五元的票子，往跟在身后的刘起阳怀里一扔，又脚步噔噔地走出，一屁股坐下，砰砰砰响动更大地捶洗起衣服。

刘起阳一张张捡起掉在地上的钱，往东屋瞟一眼，出门推起自行车走了。

晚上，刘起阳刚刚习惯地打开日记本，吕巧云就伺候完婆婆洗脸洗脚进来了。

“啥时候出殡？”吕巧云拿笤帚疙瘩三下两下扑扑地扫床。

刘起阳不抬头地说：“你馋了？”

吕巧云拉开薄棉被说：“我馋有啥用？你别又忘了儿子！”

刘起阳咂了咂嘴。一星期前老校长去世，刘起阳和同事一起凑份子烧的纸，吃谢吊饭时大家一块儿直接从殡仪馆去了饭馆。为这，吕巧云说了他三



董事局主席

天。

吕巧云说：“他家怕是得搁五天吧！”

刘各庄一带的规矩，老人过世，一般人家守灵三天，有钱的和当官的人家则大多守灵五天。有钱的和当官的人家前来吊唁的人多。

见刘起阳不吱声，吕巧云又问：“是不是五天？”

刘起阳扶扶眼镜：“没定。”

吕巧云说：“啥？没定？哪有这样办事的？出殡的日子不定下来咋办？好几十里地，到时候还再来人通知一遍？是人家说了日子你自己没听见吧？”

刘起阳说：“是没定。高老二说，得等他哥天元。”

吕巧云说：“高天元啊？他会回来吗？高秃子又不是他亲爹。”

刘起阳说：“毕竟从娘肚子里把他养大的，大面上总得过得去吧！”

吕巧云说：“那也不用等啊？一天的火车不就到了？”

刘起阳说：“问题就在这里，高天元这会儿不在特区，去了马里。”

吕巧云说：“马里啥地方？未必比特区还远？”

“那不有地图吗？自己找。”刘起阳拿笔的手潦潦草草往墙上一指。

黄泥坯墙上钉着一张中国地图一张世界地图。那是他们结婚时刘起阳跑县里唯一的新华书店买来的。闹新房时着实吸引了刘各庄的年轻人和孩子们，一个个挤地图前指指戳戳找北京，找上海，找刘各庄，找美国，找苏联，差点没把地图戳破了。刘起阳没事时常常喜欢在地图前站着，这里看看，那里看看，吕巧云却不大感兴趣，除了特区刚刚开始热闹的时候在刘起阳指点下知道了特区在哪里，平时自己从来不会看上一眼。如今两张地图早都已经变色发黄，前两年刘起阳还想换一换，吕巧云不同意。吕巧云说换啥？刘各庄的事都管不了，还想管全中国全世界的事？慢慢地，刘起阳也就淡了。

吕巧云朝中国地图上睃了一眼：“上哪找？你得给我说它在哪个省啊！”

刘起阳一笑：“哪个省？非洲省。”

吕巧云一怔，两片厚嘴唇张大了：“啥？非洲？高天元他……出国了？”

刘起阳点点头。

“他一个老师出国干啥？”

“不知道。”

“你没问问？”

“没问。”

吕巧云愣怔半晌说：“旅游。一定是去旅游了。”



刘起阳写着自己的日记,没吱声。

吕巧云说:“你要去特区当老师,肯定比高天元还强!”

刘起阳合上日记本笑了一声:“天还没黑就做梦了?”

“怎么是做梦?”吕巧云砰砰拍着世界地图旁边一张也已经发黄的奖状,“你是十大优秀教师!他高天元是吗?”

飞机。出租车。火车。出租车。高天元马不停蹄地赶回了高家河。

第二天出殡。

出殡回来吃饭。

没去饭店。而是把饭店大厨请来,碗盘借来,就在家里摆了二十多桌。并非为省钱,图个热闹,人气。

高天元和高老二一起逐桌敬酒。第一桌堂屋首席。首席首座是辈分最高年纪最大的高姓老人。老人右手座上是一个小丫头。高老二说:“这是刘各庄中学的小徐老师……”

高天元奇怪,这位置上怎么会是一位外姓旁人的小丫头呢?

高老二接着说:“小徐老师是咱县委徐书记的千金。”

高天元由衷地“哦”了一声说:“我可是正宗的徐书记的学生啊!”接着就放了酒杯掏出名片双手递上,“小徐老师。欢迎去特区。别的不敢说,吃住行我高天元包了。”

徐桂兰看看名片,很爽地笑说:“好啊!高大主任,一言为定?”

高天元说:“一言为定。”

敬罢首席来到院里,到刘起阳桌前高天元忽地呆住了,他愣愣地盯着刘起阳,张口结舌好大一会儿说不出话来。

高老二在一边说:“认不出来了?这是刘起阳,刘各庄的大表哥。”

高天元回过神来,喊了声“表哥”,说:“你、你……你胖了。怎么还戴上眼镜了?我记得你不是近视眼啊?”

刘起阳说:“我初中就近视了,只是那时候比现在更穷,没钱买眼镜。”

刘起阳鼻梁上是地摊上买来的、五块钱一副的黑框眼镜,其中一条腿断了,在李连成那里撕了条白胶布缠着。高天元看一眼变黑了的白胶布说:“咱哥俩有八九年没见面了吧?”

刘起阳说:“不止。从你去武汉上大学咱就没见过,怕有十一二年了。”

高天元想了想说:“可不,就是十一二年了。”感叹几句日月如梭,接着问



董事局主席

刘起阳的情况。桌上便有人接了话：“刘老师了不得！咱刘各庄中学的优秀教师。”

刘起阳儿子把嘴里一大块肥肉囫囵吞下去，大声说：“我爸是县级的十大优秀教师！”“县级的”几个字说得特重。

一桌人都笑了，说：“这孩子！从小就知道替爹说话！”

高天元说：“这是你儿子？”

刘起阳点点头：“皮！你看，一桌大人，他就敢插嘴。”

高天元说：“好！这样好！”

刘起阳说：“好啥？没礼貌。”

高天元说：“不怯场，这就好！我在外边混了这么几年深有体会，咱农村的孩子一点儿不比城里孩子笨，只要不怯场，就能干得比城里人还好！”

一桌人纷纷说：“天元说得好！”“天元说得对！”

高天元问刘起阳儿子叫什么名字，多大了，刘起阳儿子砰地站起来，嘹亮地说：“我叫刘亮，今年10岁。”

高天元就笑了，说刘起阳：“你还说儿子没礼貌。这是没礼貌的样子？”放下酒杯，掏出皮夹，毫不迟疑地抽出一张百元钞票递过去，“这是表叔的见面礼，拿着！”

一桌人的眼睛都大了。

刘起阳赶忙拦阻：“不行不行！天元，给什么见面礼？”

高天元说：“咋不能给？这表侄是假的？”

一桌人就又都笑了。

刘起阳咂咂嘴说：“就是给，也不能给这么多。”

高天元说：“那你就管不着了表哥，这是我高天元的事。”

吃完酒回到家，一进院子儿子就把那崭新的红钞票掏给了妈妈。吕巧云问清怎么回事，啧啧连声地说：“娘来！这高天元到特区当个老师就这么有钱啊！”

刘起阳说：“高天元早就不当老师了，进了一家公司。”

吕巧云说：“啥公司？”

刘起阳说：“闹闹哄哄的，我也没听清。”

儿子说：“表叔说，他还要来看奶奶。”

“真的吗？”吕巧云扭脸问刘起阳，“天元啥时候来？咱得准备准备！”

刘起阳停好自行车，从车篓子里拿出谢吊的毛巾肥皂递给吕巧云，淡淡

